

目 录

徐玉诺轶事·····	晨 风 (1)
徐玉诺三访叶圣陶·····	王予民 (12)
徐玉诺先生在开封的两件事·····	长 风 (14)
抗日爱国军人蔡力诚在鲁山·····	李逢昌 (19)
徐教诗先生事略·····	张文焕 (23)
农民革命烈士陈五本·····	陈继祥 (27)
宗五大入——清代进士宗元醇事略·····	吴曾三 (34)
清鲁山著名书法家黄之源·····	张怀发 (36)
释迦寺抗 <u>降</u> 战亡烈士陵园营建始末·····	孙贤高 (37)
鲁山高等小学堂与师范传习所·····	上官成明 (40)
中华民国时期我县的几所私立中学 ·····上官成明 孙铸高	(43)
鲁山师范教育的演变及其发展 ·····上官成明 孙铸高 张孟良	(49)
抗战时期外地迁鲁的几所学校 ·····孙铸高 上官成明	(55)
河南省战时第二中学简介·····	朱士琪 (63)
鲁山县立初级职业学校创办始末·····	吴曾三 (86)

私塾的塾规、学制及其教课书“四书”、 “五经”浅述·····	李玉震 (69)
鲁山古人著录·····	王忠民 (79)
曲剧在鲁山的发展·····	栗凌岐 (82)
忆徐玉诺先生的一篇文言文作品《关 壮缪画像赞序文》·····	焦 桐 (88)
丰润渠复兴地稞水稞旧规碑在沁河乡 余流村出土·····	焦 桐 (90)
丰润渠规·····	摘自《嘉庆鲁山县志》 (92)
李晓山的“石兰竹”画·····	左德功 付丰丽 (93)
鲁山电话始何时·····	吴曾三 (95)
鲁山特产——张良姜·····	陈继祥 (97)
鲁山段店窑址·····	王忠民 (100)
庵窟沱寺的特大银杏树·····	张怀发 (104)
土匪对交口的三次烧杀·····	栗凌岐 (106)
刘宣三率匪抢我释寺粮库·····	孙贤高 (109)
清末鲁山人民的反厘税斗争·····	王忠民 (111)

徐玉诺轶事

晨 风

三十年代初，赵景深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把徐玉诺称为放诞派诗人。徐先生的一些老朋友（鲁山的）也喊他“漠证”。也有一些人用世俗的眼光看他，说他“神经”（意思是有神经病）。是的，从现象上看，他确实有些矫情离俗、放浪形骸；但是，诗人的赤子之心不恰恰就蕴蓄在这不同流俗使人觉得“乖僻”的言行之中吗？他和那些玩世不恭、不修边幅而自作风流的旧文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虽然我受徐先生的课是在中学，但是，小学时代就听老师讲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说他是全国八大诗人之一，说他怎样苦学成才，说他师范没有毕业就当在大学教授等等。这些传奇性的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热爱文学的种子，使我们对徐先生象敬神一样崇拜着。以后，对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关注的。可惜因为相处时间太短，所以了解他的事迹也还只是一鳞半爪。即使这样，我也要把这些断片写出来，一则表示自己对徐先生的怀念，一则也可以供写文学史的同志们做点参考。

一 “我是鲁山人”

徐玉诺，名言信，玉诺是他的字。他出身于一个比较贫

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鲁山北关琴台书院（后改为高等小学堂）念书，没有钱搭伙，就吃干粮喝水。他家住在徐营，离县城三十五里。三天五天回家取一次干粮。到了中午，别人在饭厅吃饭，他蹲在琴台后面的乱葬坟里，一面看书，一面啃干窝窝。

徐营在鲁山县城东，位于宝丰、鲁山两县之间。虽在鲁山境内，却属临汝管，因为它是“插花地”。所谓“插花地”，是满清时代官兵驻扎的地方，直属汝州。而汝州又是直隶州，直属朝廷。这是满清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民国以后，尚未革除。徐玉诺对这种不合理的建制是不赞成的，他对人总说：“我是鲁山人”。在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会员登记表上，他填写的就是“籍贯：河南鲁山”。

二 校长哪里去了

1933年，鲁山有了第一所中学（鲁阳中学）。这是一个地方人士筹办的私立中学。由于经费不足，第二年，校长就没人干了。大家请玉诺先生回县主持校务，先生慨然应允。由于他的声望高，谁不欢迎呢？我们学生更是欣喜若狂，当然要筹备一下怎样去迎接他。谁知不等我们欢迎，他就已经坐在校长室里了。

那时候，在一个山僻小县里，谁见过穿西装的人呢？徐先生西装笔挺，皮鞋倍儿亮，大背头梳得滑溜溜的，在室外还要穿呢子大衣，戴呢子礼帽。人们乍一见到这样的人物，实在比看见戏台上穿朝靴、顶乌纱的人还希罕。大家围着看，里三层外三层挤得风雨不透。我当时才十四岁，个子小

看不见，就趴在窗子上隔着窗棂儿往里伸脖子。

可是，第二天早上校长“失踪”了。人们到各处找也找不到。校长到哪里去了呢？

伙房大师傅早上做饭，去抱麦秸生火时，才发现我们的校长正蜷卧在麦秸堆里甜蜜地酣睡。当人们把他唤醒时，他却带着满身麦秸微笑着说：“这真是人间最大的享受”。

三 特别“奖状”

鲁阳中学是利用文庙做校址的。大成殿、两厢房、后楼，加上西院明伦堂，办公用房和教室是够用了。但是，宿舍却不宽绰，不能不设法扩充。

文庙右边有一排棚户，都是些卖蒸馍、卖凉粉的小本生意人。他们的茅屋都盖在原属文庙的基地上，那基地算是文庙的庙产。要扩充校舍就只好赶他们走，以便在那里盖学生宿舍。这个空气一放出去，第二天，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漫画。张张画个乌龟，个个乌龟背上都写着三个字，徐玉诺。

我们对这件事非常气忿。但是，你猜我们的徐校长怎么样呢？他一点气也没有，反而派人四处收集，还谆谆嘱托不要揭破。揭回来以后，他一张一张捋好。然后从墙上摘下那些装伟人象的镜框，又把这些漫画一张一张地装进去，恭恭敬敬地挂回原处，逢人便说：“这是我的奖状”。

四 抗日联珠

1938年我在开封师范念书，徐先生任鲁山民众教育馆馆

长。他带了一个小型宣传队到乡下宣传抗日。到我们村时，适逢我暑假回来，就请他到我家坐坐，谈及过去，我拿出一本《明天》杂志的合订本给他看，并说在开封沦陷时，什么书都没带出来，只有这本《明天》随身携带不曾丢失。他看了很高兴，立即在书的空白页上写了一首《抗日联珠》。后来，鲁山沦陷时，《明天》杂志焚于战火。但是，这首《抗日联珠》，我却记忆犹新。并抄录如下：

长枪短棍，棍打倭寇，寇残绝人寰，寰球忿恨，恨我同胞被侮辱，辱及祖先，先总理（指孙中山先生）制定建国方略，略略有神力，力将集中，中国进行全面抗战，战必克，克服平津京沪东三省，省得日寇捣鬼，鬼子末路，路通神户，户户悬挂青天白日旗，旗偃鼓息，息事宁人，人人乐天，天下太平。

他来我们家，这是第二次了。他走以后，我母亲就告诉我，春天他来我们家时，就给人留下一个和蔼可亲又有风趣的印象。我母亲要给他杀鸡，他不叫，给他炒鸡蛋，他不叫。他说：“我这两个耳朵后边各有一个洞。要是吃鸡，右耳朵后边流水，要是吃鸡蛋，左耳朵后边流水。”结果，他只吃了一碟韭菜，一碟绿豆芽。

五 小孩儿屎不臭

1939年夏，我和我爱人到民众教育馆去看徐先生。我们是抱着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去的。孩子才几个月，胖乎乎的很逗人爱。徐先生和我们几个小青年说说笑笑，把个小娃娃放在桌上，仰脸朝天，小手小脚乱弹挣，怪好玩的。就在这

时，孩子尿了。因为是仰脸躺着，那尿撒他自己一脸。这样一来，孩子弹挣得更厉害，大家笑得也更欢。可是，不妙了，就在大家的笑声中小孩儿屙了。噗哧一下，蛋黄般的小孩儿屎摊了一桌子。我和爱人羞得满脸通红，急得抓耳挠腮。徐先生呢？还是面带笑容慢声细语地说：“这怕什么？小孩儿屎不臭。”

我和我爱人赶快去找笤帚。

六 可惜我没捞到一封信

也是这年暑假，我们从外地回县的一些青年学生经常到民众教育馆去玩玩，有时也帮徐先生写写画画。谈到他的过去，他总是笑而不答。但是，一方面出于对老作家的仰慕，一方面也由于青年人本能的好奇心，我们要求徐先生把作家们和他的通信拿给我们看看。有一天，这个愿望实现了。

这一天，徐先生从徐营家里回到民众教育馆时，提来了一个元宝形的大竹篮子，里边放的全是信件和相片。这样一来，好了，十几个青年男女争先恐后你抢我夺地看起来。男声女声，大声小声，笑里带着惊叹，议论夹着问题，你问张三，他问李四，弄得徐先生不知和谁说话好了。记得有位同学拿的是鲁迅先生的信（也可能是有关鲁迅先生的信，我没看清），他问徐先生：“鲁迅怎么样？”徐先生只答出“精神好”三个字，话就被打断了。

从我手上过的是郑振铎、王统照等文学研究会同人们的信。其中最多的是叶圣陶先生的。因为看徐先生的信，还使我多认识一个字。徐先生来信信封上的地址是“苏州角直”

（“角”音“鹿”，就是商山四皓角里先生的“角”。），我一口就念成个“角直”，弄得大家哄堂大笑。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当我看到曹聚仁先生的信时，感到十分惊奇，因为那字写得十分工整，开头就是“玉诺夫子大人函丈……”而这时曹先生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我问徐先生说：“他也是你的学生吗？”徐先生笑笑说：“恐怕他现在不一定认识我这个老师了。”

我常常自封为老实人，其实是个笨蛋。人家是这个装一封来信，那个夹一张相片，而我却看过就还，生怕失礼，结果是两手空空。最后想请徐先生“批准”时，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徐先生也没办法，只好把书本里夹的一张二寸照片送给了我。这张照片是他1921年在福州英华书院教书时照的。背景是苍前山丛林。照片上题的两句诗我还记得。诗句是：

落叶满荒山

何处问形迹

我还记得叶先生的信里有这样的话：“西谛（郑振铎）想请你整理一下自己的小说，出个集子”（原话大意如此）。不知他以后集了没有。据我所知：除了他和朱自清等合出一本诗集《雪朝》、他自己出版一本《将来之花园》外，小说也只见有《一只破鞋》、《到何处去》等散篇，没听说他出过什么小说集。

七 《最后咱两个换换裤子》

《明天》杂志（1928年10月北京明天社创刊）上刊登他的作品和他前期的作品大不相同。象“桂花不惜她那小身

份，止不住一阵阵放香”（见《雪朝》）之类的纤弱的小诗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为受压迫受损害的底层人民的控诉。象《从之埠到勺城》这篇通讯就十分真切地描述了一个在军阀混战中陷于极端困苦而失去最起码的爱美心的农村妇女形象，使人不能不寄予百倍的同情，而决不会因为她不洗脸，不缠脚而有丝毫厌恶之心。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明天》杂志（二卷八期）上《最后咱两个换换裤子》这首叙事诗。这首诗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写的是灾荒年月，穷苦农民被逼得卖儿卖女，农民徐套万般无奈只好忍痛卖妻，以求两活。但是，忠于爱情的“我”不肯离开自己的丈夫。当她被推推搡搡要被拉走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要和丈夫换换裤子。

诗一开头就是：

半把茅根撒在路上，

头发也散乱了。

推吧！推吧！

槽吧！槽吧！

（“槽”〔cáo〕是鲁山方言，指人不肯走，躺在地上，别人拖着向前拉。）

几句话就写出了一个悲惨的场景。使人看到一个不幸的妇女怎样被逼又怎样抗拒。手里那半把茅根，告诉人们她的生活已经到了如何困苦的程度。就是这样，她还对丈夫说：

“挖出金金瓜你吃。”在挖草根吃的时候，还要把甜的给丈夫吃，而自己吃苦的。天底下还有比这更纯真的爱情吗？

更难能可贵的是，“我”宁可冒着无以遮盖的难堪，也要把自己唯一心爱的松黄绸子裤子脱给自己的丈夫。这条裤

子是来之不易的。“我”自己养的蚕，“大姐姐缫丝，二姐姐上机织”才做成的。它是三姐妹的集体创作，凝聚着三个人的心血。但是，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我”把它留给自己的丈夫，以作最后的纪念。多么珍贵的纪念品啊！公子哥儿姑娘小姐卿卿我我谈情说爱能与之相比吗？

大概在三十年代初，徐先生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可能不想当“空头文学家”吧，转而重视实践。《（chuàng）耨耩修行》这篇文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谓“耨耩”，就是麦茬地不犁就耩。“耨耩修行”，意思是迫切需要提倡实践。文中强调：修行重于修辞，修行先于修辞（这“修行”指的是一个人品德修养，不是指和尚道士的参禅打坐）。所以自此以后，他的作品就越来越少了。

八 “爸爸，你的虱子排队了”

若说徐先生有一点旧文人习气，也不完全屈说。但是他的一点旧文人习气却与众不同。在我看来恰恰是对于那些拜金主义者的有力讽刺。

有一个传闻，说他在信阳师范教书时，常常一个人包下一排座位，自己坐一个，其他座位，任凭谁坐，他就不管了。这件事不是我亲眼所见，但我却有些相信。因为另有一件事情可以印证：我们同班同学中有人亲眼看见他在鲁山西关二郎庙口吃水煎包子，吃完以后，扔下一把钱就走，数也不去数（当然是只多不少），也算是“挥金如土”吧，但是徐先生的修养却是极深湛的。他既不吃酒，也不抽烟，赌

博、嫖妓更是和他绝缘。有时他也想一点办法来增加一点收入，例如在淮阳师范教书时，他就买了一部缝纫机替人缝衣服。只是由于不善于安排，他的物质生活是起伏不定的。前边已经说过，他回鲁南当校长时，西装笔挺，皮鞋倍儿亮。到了当民教馆长时就大大变了样，一身紫花布短褂，里边一件衬衣、汗衫也不套，袒胸露腹，连头发也剃个净光。还笑嘻嘻地问我们：“你们看我象不象个罗汉？”

因为下乡做抗日宣传，十天半月回不来，衣服也不能及时洗换，就生了虱子。那时他在城内的寓所在奎楼阁。我去看他时不禁感到惊奇。三间房子空落落的，一头是四块铺板凳一个床，一头是三个砖头支一口锅，一张小桌、三只小凳，再没有别的东西。他坐在门外看书，女儿锡兰捧着他脱下来的紫花布衫逮虱。那虱子成群结队地顺着衣缝爬。锡兰说：“爸爸，你的虱子排队了。向右——看齐！”说得我们都笑起来。徐先生却给我们讲了一个王安石的故事。说的是王安石胡子上有一个虱子在爬，宋神宗看见一笑置之。人们就说这虱子是“屡游相须，曾经御览。”

九 背着母亲跑警报

诗人的纯真之爱，表现在许多方面，非独儿女之间。徐先生的为人就是这样的。

听说他在洛师（一说临颍蚕校）教书时，有一位作家去拜访他。大家情投意合。朋友走时，他去送行，把朋友送上了火车。因为话没说完，火车开了，还不知道。一直到了徐

州（一说北京），才发现弄错了。和朋友作别下车，一摸身上一个铜板也没有。只好去登广告找工作，这个传闻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是徐先生对友人的真诚却是可以想见的。

也还是在他当鲁阳中学校长时，我亲眼看见他买了一个小石碑，叫石匠拿他写的东西往上刻。我问他写的什么诗。他凄然地说，那不是诗，而是给夭折的爱子锡林写的谕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徐先生在淮阳师范任教，这时日寇飞机经常在中国城市上空盘旋侦察狂轰滥炸。一次警报之后，不知多少无辜人民死于非命。一声警报，全城顿成恐怖世界。淮阳师范自无例外。徐先生爱自己的母亲，在母亲面前象个小孩子一般。母亲年老，又是小脚，一有警报，人们奔跑拥挤，行动更为不便。徐先生就背着她老人家跑警报。他这种孝行，有谁可以与之比拟呢？如果说有，那就是元紫芝背着母亲上洛阳赶考有点近似吧！

十 “高领袖”和“胆量福绿”

徐玉诺先生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人，他总是那样慢悠悠的，没有发急发火的时候。但有时候也用一些小小的幽默讽刺来表示他不同的志趣。例如：在《耒耨修行》一文发表以后，于赓虞先生对他说：“你可算是真文学家了！”他说：“可见你是假文学家了。”事后谈起，他还发出稚气的微笑。

又如，在鲁山民教馆他办了一个石印小报。有一次，冯玉祥先生到鲁山视察，小报上头条标题是“高领袖冯副委员

长莅鲁”。冯先生就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最高领袖’去了头不是‘高领袖’吗？”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是称蒋介石为“最高领袖”的。

我有一个同学是个官迷，当了什么长以后就到徐先生那里去请求指教，其实是“夸官”。徐先生很厌恶。第二次来时就没有多谈，只给他一个用棉纸迭好的方胜儿，叫他回去拆看。那人回去一看，里边只有几个字：“胆量福禄”，那人看了不解其故，再去问时，他说：“你赶快去给蒋介石上年号，比方说‘总理几年’、‘总裁几年’，他会给你大官作的”。那位同学才知道碰了老师一个软钉子。

（本文作者晨风，原名陈治华，现年六十八岁，鲁山县董周乡小集村人。鲁阳中学肄业，洛阳师范毕业。解放前曾任鲁山县师教师、鲁阳中学教师、婆婆街小学校长、商水及鲁山县训所教育长、开封县教育科长等职；解放后历任华东空军文工团编导组组长、华东空军文化部编辑组副组长和南京十七中、开封二十九中、开封第一高中、开封师大分校、开封医药局电大班、团市委电大班等校教师。现任河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特约撰稿、开封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开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

徐玉诺三访叶圣陶

王 予 民

吉林，这座北国江城，曾经两度驻留河南诗人徐玉诺的足迹。一九二二年春夏，徐玉诺在吉林逗留，天涯孤旅的生活，使他格外思念故友。他先后写出《忆绍虞》、《失了的情丝》等诗，发表在当年六月的《晨报副刊》上。《失了的情丝》抒写的是对挚友叶圣陶的思念。诗中说：“‘……连帆入苏州……’／信中却如此写着荒渺的人言：／‘全家已搬上海……’／但是我那微微飘渺的情线，／却仍然缭绕在江边竹林中的直。”在此之前，徐玉诺曾两次乘坐吴淞江上的低蓬船，到苏州乡间探访叶圣陶，而此时，圣陶先生已携眷迁上海，怎不叫他怅想久之呢！

人们多知徐玉诺与郭绍虞的友谊，而少知他与叶圣陶的交往。郭绍虞最早推荐徐玉诺作品，将其从河南一隅引向全国。叶圣陶与徐玉诺的交往，同样慰藉了玉诺孤独的心，对其思想和创作发生过影响。

一九二一年夏，徐玉诺第一次去江南旅行，即访晤叶圣陶。圣陶先生宽厚诚朴的为人，抗争奋进的思想，对他有所触动。归汴后，他兴奋地对老师嵇文甫说：“我的思想苦闷、悲观解决了，全没了。就因为看到了江南的美丽风光。”徐玉诺非常珍重他与叶圣陶的友谊。鲁山故居里保存着一帧玉诺母亲的照片，照片背面有这样的题字：“圣陶墨

林兄长惠存徐玉诺”。还题写了下面的诗句：“这就是母亲了，／看看他的神气——／眼睛和手，／就知道他做的事情了。”题诗署记的日期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从文意窥测，这帧照片是原打算寄给圣陶一家的（文中的“墨林”，即圣陶夫人胡墨林）。

一九二二年七月，徐玉诺刚刚辞了福州英华书院的教职，再次去苏州乡下探望好友。圣陶先生亲自去码头迎玉诺登岸，接至家中。二人联榻夜话，畅叙别情。玉诺向好友详述自己家乡的生活，并说打算将中原兵匪横行、人情愤激的情况写成小说，逐篇寄来，请好友赐教。圣陶先生后来写了一篇速写《火灾》，记的就是玉诺这次来访的情况。

话又说回来，就在玉诺发表了那篇《失了的情丝》不久，他去厦门就任《思明日报》副刊编辑。南行经上海，即叩门探访了圣陶先生的新居。此事，笔者与另一位同志曾函询圣陶先生，得叶至善同志复信，信中说：“大约一九二三年夏，我家住在上海，徐先生又来访问我父亲，又在我家住了几天。那时我五岁，我父亲白天去商务印书馆上班，徐先生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到处去玩，所以我还能依稀记得他的容貌。”

一九二六年以后，徐玉诺渐渐从文坛上“退隐”，直至全国解放，方才恢复创作活力，不幸与一九五八年病逝于开封。圣陶先生在致玉诺后人的唁函中说：“回忆与尊大人初相识，犹是三十余年前事，当时情形历历在目。后来常从河南朋友处获悉其情况，知尚安好，以为必有再晤之机会，今则此愿成虚矣！这真是令人痛惜的事。”

徐玉诺先生在开封的两件事

长 风

河南省文联在开封自由路路北的时期，它的前院有北屋和东西屋，都是旧式的小瓦房，西屋有的门朝东，有的门朝西，门朝西的门外，也是一个小院，其中有一间住室，粉墙有些斑驳，地面显得潮湿，陈设比较俭朴，用品放得零乱，很象一个放荡不羁的乡村穷教师的寓所，我们“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徐玉诺先生就居住在这里。

1953年5月，我从郑州市文联去到尚在这里的省文联，参加一个会议。

吃晚饭的时候，我端着饭菜去到他的住室，他也正在吃饭，我们边吃边谈，他忽然提出：“吃罢饭到野外游游吧？”我说：“中啊。”

放下碗，我就又去，一见他挎起来一个兰布书包，就在心里估计：“这老头子，一定是把写成的诗放在里面，打算到野外才让我看哩！……”于是我就高兴起来。

万万料想不到：一出大门，他猛一下子用左胳膊挽住了我的右胳膊，我试几试，想摆脱他，也想猛一下子把胳膊抽缩出来，可是又怕辜负他的热情，还怕他说我是“土包子”；在旧社会的大城市，我只是见过不少男女情侣挽着胳膊逛马路、逛公园，到新社会，几乎就看不到了；我更是从来没有见过两个男的有这样亲热的举动。我实在没有这种习惯，也没有这种经历，我觉得这样走起路来，非常“洋气”，又

非常别扭，难怪许多人都向我们投以惊奇的目光。他的年纪虽然比我大得多，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步子比我大，走得也比我快；他紧紧地夹着我的胳膊，既象是怕我抽出胳膊，又象是拖拉着我，我无可奈何，只好加快步伐，尽量同他走得协调。

好则，走着说着，很快就走出了东城门，他就松开了我的胳膊。

我们坐在麦地头的草坪上休息，呼吸着清香的空气，观赏着扬花的麦穗。

过了片刻，我就打量他的书包，认为他该把诗稿掏出来了，可是他掏出来的却是一个满身黄茸茸的圆蛋蛋，象鸡蛋那样大，我就连忙问他：“这是什么？”他故意不先作答复，开口命令我：“不要问！——仰起脸！张开嘴！”我照办以后，他把圆蛋蛋用手一挤，一股汁水窜进了我的口腔，我哺哧哺哧，咽了，他问我：“是什么味？”我说：“甜甜的。”这时，他才用讲课的口吻向我说：

——这就是广东荔枝！过去杨贵妃这个贱女人，爱吃荔枝，她男人唐玄宗就下圣旨给她办，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要是从广东把荔枝运到长安，就得好几个月，太劳民伤财呀！……

我听到这里，就信口背诵杜牧的《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他点点头，又掏出几个给我吃，我一再学“融四岁，能让梨”，他却根本不理，只顾无限感慨地说：“咱们现在很快就能吃到广东运来的荔枝，实在太幸福啦！”接着，他口